

诗 绪

仙杯落晚霞

□ 黑牙

比晚霞红的，是你
被风掀起的一抹裙角
此刻，我与一只
赶路的蚂蚁，一同抬起头

你站在众草之上，发丝散落
如龙潭上的三道瀑布
你飘然而过
林中百兽垂首，百鸟齐鸣

作为背景，远处的人天北柱
朦胧如一片起伏的云
作为一盏灯，天空的明月
同星辰一样暗淡

此时，若有酒
醉的一定是秋风
我不会醉。遇到你后
我从来就不曾清醒

秋天的问候

□ 谭丁录

天空似乎还飘着夏天的云
秋风已迫不及待
协助黄叶逃离故乡
田园挂满沉甸甸的黄金
似故人的问候

我是季节的过客
亏欠了几十年的人间
被岁月掏空了身体
滋长的雪越来越厚
今夜，秋风约上月色
我端起斟满乡情的酒杯
一杯敬日月，一杯敬山河
秋风打了个趔趄
月光洒满山坡

荷塘秋韵

□ 心菩提

提着荷香行走，风
试图打捞跌入湖底的云影
阳光下，田田荷叶
安神，立命
内心的脉络，临摹
隐去的时光

荷开风雅。挺立的是
尘世的苍茫，修悟脱俗本真
莲结信仰。高擎的是
向上的坚守，诠释青白身世

有蝉歌助阵，倒立的红蜻蜓
只轻轻一吻，便点题了
蛙语抒情的秋韵

《清稗类钞》里有一则关于李渔的记载，读后极为惊骇——著有《闲情偶寄》等名作的一代名家李渔，居然曾经是“夜盗官银”的大盗！

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师级的人物，他是清初著名戏剧家、美学家、园林家，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出版家兼文化商人。然而，他的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，使得他的声誉，即便在他生前，也呈现出毁誉参半、尖锐对立的状态。所以，《清稗类钞》中“李笠翁盗库金”的记载，令人莫辨真假——若云其假，徐珂何以不吝笔墨写入书册？若云其真，其他文史资料何以不载其事，而现代研究李渔的专家，也不辨其“冤”？

李渔曾是盗银贼？

□ 蜀水巴人

《清稗类钞》里有一则关于李渔的记载，读后极为惊骇——没错，简直令人惊诧莫名！著有《闲情偶寄》等名作的一代名家李渔，居然曾经是“夜盗官银”的大盗！

在徐珂的笔下，“盗贼类”一节，赫然专列一条“李笠翁盗库金”，而且首尾衔接，故事完整。其云：李渔少时载酒大明湖，与一帮“裘马翩翩”的贵胄子弟竟日游。清初，官宦子弟皆习武，众人聚在一起，贵子弟强拉李渔“布库”（摔跤也），李像沙袋一样被“颠仆之”，然全无怒色，爬起来若无其事，或自嘲，或逗乐，故此一众玩伴儿都很喜欢他，“乐与游”。忽有一日，李渔对大家言，“历下（指山东济南）风土，诸公子当倦游矣。广陵（指扬州）靡丽为三吴冠，可买舟作广陵游乎？”这帮子多金有闲的“浪人”，于是从李渔倡议，“载数画舫，联樯南下”。花天酒地盘桓弥月，李渔突然摆酒宴请大家。席间，李渔“遍拜诸人”，请求援手相助。众人笑言，所请何事。李渔开口即道，“吾需金数万，诸公子不能相假。吾知运司库金银无虑千万，（以）诸公子材武，盍助渔取之？”闻听此语，诸人相顾骇愕，不作一语。李渔怒，遂威胁，诸公子如不相帮，李渔自己可以自取，然定会“祸嫁诸公子”。眼见如此胁迫，“诸人不得已，应之。”遂随李渔夜行，只见李渔“巨跃如飞，先登岸”，又“疾趋，登运库屋，揭瓦斩梁，驱诸人探身下盗金。自操刀踞屋顶瞭望，备有变。诸人负金出，驱诸人先行而自殿后。”抵舟，心思缜密的李渔一边给诸人斟酒压惊，一边威胁，“诸公子身下盗库金，而渔居屋顶，事发，不必首渔而从诸公子也，诸公子幸好自爱。”故事至此，诸公子归家后，再不敢与李渔相处，也不敢声张此事，而李渔所盗库金，究竟不知作何用途云云。

所谓运司库，是指扬州的运司衙门，其全称为“两淮都转盐运使司”，故址现在扬州市东圈门西人口附近。运司衙门负责大清食盐的运销、征课，隶属于户部，无疑是进出以千万计肥得流油的部门。李渔“夜盗运司库银”，《清稗类钞》中的这则记载，令人莫辨真假——若云其假，徐珂何以不吝笔墨写入书册？若云其真，其他文史资料何以不载其事，而现代研究李渔的专家，也不辨其“冤”？

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师级的人物，他是清初著名戏剧家、美学家、园林家，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出版家兼文化商人。然而，他的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，又被时人目为品格卑下的“怪物异人”。清顺治十八年进士董含，就曾毫不客气地指斥李渔：“性龌龊，善逢迎，遨游缙绅间。喜作词曲小说，备极淫亵。常挟小妓三四人，遇贵游子弟，便令隔帘度曲，或使之捧觞行酒，并纵谈房中术，诱赚重价。其行甚

秽，真士林不齿者。”携带着在芥子园调教出的昆曲家班女戏（即所有角色全部是女伶），频频奔走于权贵巨贾之门，一住数月，套用种种借口索取馈赠，不但重创了李渔的声誉，而且也被人们把他当作了清初最著名的“秋风客”。清《永宪录》称这种“探望索取”，为“无厌之辈”。清代曾任苏州知府的胡可泉，在自己的衙署中贴了一幅对联：“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，各请免见；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，俱听访拿。”在胡知府的治下，打秋风者与诸匪类并列，可见秋风客如李渔者流，是多么的不受人们待见！

作为芥子园和芥子园书铺的主人，李渔具有特别超前的经营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。对于防不胜防的翻刻盗版，李渔毫不留情地予以追究到底：“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？誓当决一死战，布告当事。”为了守住自己养家糊口的文化产业，李渔无疑得罪了许多坊间的书商，以及“吃文化饭”的掮客。这些人，借李渔自身的缺点乃至污点，无端放大，以一作十。“秋风客”叠加“反盗版”，使得李渔的声誉，即便在他生前，也呈现出毁誉参半、尖锐对立的状态。

综合考量李渔的个性及风评，《清稗类钞》中所载的“盗银案”就颇多可疑之处。其一，扬州运司库库银失盗，事涉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，官府焉能悄无声息，不予追究？其二，如此重要的藏银重地，居然无有兵卒把守，任由李渔一众人等“揭瓦斩梁”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由屋顶缒下而从容得手？其三，如此动静并不小的团伙作案，山东至扬州来去经月，几条船几多人尽知案情，难道几无一人自首邀功洗脱自身，岂非咄咄怪事？加之李渔“盗银”之说，几乎只有《清稗类钞》言及，如此“孤证”，难免不让人猜测，厌恶李渔“打秋风”者，恨于李渔“反盗版”者，共同“联手”通过这种口口相传民间故事式的下三滥手段，来诋毁李渔，糟践李渔，所谓“三人成虎”者是也。唐兰先生在《古史辨》中言，“《史记》记事中十之二三不可尽信”——“无韵之离骚”尚且如此，何况一般之史料笔记呢。

对于被别人诟病为“秋风客”，李渔自己也有悔过式的认知。晚年，他在《多丽·过子陵钓台》一词中写道：“仰高山，形容自愧；俯流水，面目堪憎。”然而，功过相衡，李渔无愧于伟大——读《笠翁十种曲》，读《十二楼》，读《闲情偶寄》，他之伟大在字里行间汨汨而出。

“此身不作王摩诘，身后还须葬辋川”——由生到死，浪漫一生属笠翁！



巴人说事

轻歌长吟大同蓝



□ 李文亮

人生于天地之间，那自然之美，往往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和心灵的震撼。白云出岫，落日熔金，头顶的星空，杯中的明月，都可以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的艰辛。特别是作为一名大同人，头上的这方蓝天，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，更是我们心灵永远的家园。

庄子说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孔子说：天何言哉。大同的蓝天如此之美，却始终默默无语，只等待着他的知音为之低吟，为之高歌。近年来，读过不少关于“大同蓝”的文章，在《平城》刊物也刊发过相关诗歌和散文。但关于“大同蓝”的歌曲，听过的却很少，偶尔听到一两首，感觉是黄钟大吕庙堂之乐，很壮阔很豪迈，但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，总想再听一支来自民间的、个人视角的歌曲。

前段时间，马秋杰先生与王咏老师等艺术家，共同创作了一曲《蔚蓝》，有机缘听到此曲，弥补了心中的遗憾。我对音乐是外行，无法从专业角度来评价这曲如何好，只是觉得这支歌曲有一点直抵内心的东西，让人听的时候，心灵随之翱翔于蓝天之上；让人听了之后，仍觉歌声绕耳，三日不绝。

古人说：歌以咏志，言为心声。后来细想，《蔚蓝》之所以能打动我，原因或许就在于“真诚”二字，就像这大同之蓝天，通透纯净，自指人心。其间和马秋杰先生聊过几次，听他讲创作动机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同对自然的赞美讴歌。听马秋杰先生与王咏老师谈创作过程，感觉两人就如古时之钟子期俞伯牙，高山流水，默契于心，联袂完成一曲《蔚蓝》，其创作过程可谓精益求精，无论是歌词，还是编曲，甚至后期的MV，每个细节都不敷衍，前前后后修改多次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抓住内心深处那丝感动。好在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，这首歌真正唱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，清澈辽远，回味悠长。

马秋杰先生籍贯不是大同，但他在这座城生活了几十年，他对脚下的黄土、头顶的蓝天的这片热爱，让我们许多大同人心生惭愧。这些年马秋杰先生为大同的文学事业也做出不少慷慨无私的支持。所以，作为一名大同市民，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向马秋杰先生和《蔚蓝》的创作团队表示敬佩和感谢。

文字与音乐的力量说小也小，说大也大。一曲《成都》，让多少人对成都生起向往之情，希望能“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”。一座城市，需要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。我现在平城区从事文化工作，更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样的艺术家，能写一写我们的城市，能唱一唱我们的家乡，让更多的人由此走近平城，爱上大同，希望我们大同的天空，永远蔚蓝。

■ 赠稿邮箱：dtwbzj@163.com ■